

传世名著百部

之

书谱
园冶
芥子园画传

蓝天出版社

郭超
夏于全

主编

传世名著百部

综艺名著·第六十二卷

(全 100 部 64 卷)

蓝天出版社

第六十二卷目录

传世名著百部之《书谱》

- 名著通览 (3)
- 全文 (6)

传世名著百部之《园冶》

- 名著通览 (39)
- 全文 (42)
- 冶叙 (42)
- 题词 (43)
- 自序 (44)
- 兴造论 (45)
- 园说 (45)
- 一、相地 (46)
- 山林地 (47)
- 城市地 (47)
- 村庄地 (48)

郊野地	(48)
傍宅地	(49)
江湖地	(49)
二、立基	(49)
厅堂基	(50)
楼阁基	(50)
门楼基	(50)
书房基	(51)
亭榭基	(51)
房廊基	(51)
假山基	(51)
三、层 宇	(52)
门 楼	(52)
堂	(52)
斋	(53)
室	(53)
房	(53)
馆	(53)
楼	(53)
台	(54)
阁	(54)
亭	(54)
榭	(54)
轩	(54)
卷	(55)
广	(55)
廊	(55)

四、列 架	(55)
五架梁	(55)
七架梁	(56)
九架梁	(56)
草 架	(56)
重 椽	(56)
磨 角	(57)
地 图	(57)
列架式(共八式)	(57)
五、装 折	(58)
屏 门	(59)
仰 尘	(59)
户 楣	(59)
风 窗	(59)
装折图式	(60)
六、栏 杆	(61)
栏杆图式	(61)
七、门 窗	(62)
门窗空图式	(62)
八、墙 垣	(63)
白粉墙	(63)
磨砖墙	(63)
漏砖墙	(64)
乱石墙	(64)
漏明墙	(64)
九、铺 地	(64)
乱石路	(65)

鹅子地	(65)
冰裂地	(65)
诸砖地	(65)
香草边式	(65)
球门式	(66)
波纹式	(66)
十、掇山	(66)
园山	(67)
厅山	(67)
楼山	(67)
阁山	(67)
书房山	(68)
池山	(68)
内室山	(68)
峭壁山	(68)
山石池	(68)
金鱼缸	(69)
峰	(69)
峦	(69)
岩	(69)
洞	(70)
涧	(70)
曲水	(70)
瀑布	(70)
十一、选石	(71)
太湖石	(71)
昆山石	(72)

宜兴石	(72)
龙潭石	(72)
青龙山石	(72)
灵璧石	(73)
峴山石	(73)
宣 石	(73)
湖口石	(74)
英 石	(74)
散兵石	(74)
黄 石	(75)
旧 石	(75)
锦川石	(75)
花石纲	(76)
六合石子	(76)
十二、借景	(76)
自 识	(77)

传世名著百部之《芥子园画谱》

●名著通览

(81)

●全文

兰竹谱序 诸昇(90)

梅菊谱序 余椿(91)

画传合编序 王概(92)

序 何鏞(95)

兰谱 (100)

画法歌诀起手式	(104)
古今诸名人图画	(119)
竹谱	(130)
画法歌诀起手式	(135)
古今诸名人图画	(148)
梅谱	(164)
画法歌诀起手式	(171)
古今诸名人图画	(183)
菊谱	(197)
画法歌诀起手式	(202)
古今诸名人图画	(213)
增广名家画谱(四十六幅)	(228)

传世名著百部之

书 谱

名著通览

《书谱》是唐代孙过庭撰写的书学论著。原为6篇，分为2卷。今仅存其手书真迹总序上卷。计3700余字。因此，有题作《书谱序》者。传世版本主要有原抄本，《书苑菁华》本，《百川学海》本，《说郛》本，石刻本，《王氏书画苑·书苑补益》本，《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本，停云馆刊本，安氏刊本，《丛书集成初编》本，《佩文斋书画谱》本，马国权译注本等。

孙过庭（约648—703），字虔礼。一说名虔礼、字过庭（陈子昂《墓志铭》）。（自署吴郡（治今江苏苏州人）一作陈留（今属河南开封人），一作富阳人（今属浙江）。唐书法家兼书学理论家。官率府录事参军，一说“右卫胄曹参军”（《述书赋注》）。工草书，学王羲之。米芾评曰：“唐草得二王（羲之、献之）法，无出其右。”贬语有唐窦众、窦蒙《述书赋并注》：“虔礼凡草、间阎之风。千纸一类，一字万同。”

《书谱》的名实问题，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全文从内容到形式并没有分成六个部分（一个部分一个中心）来写；而只是概述了书法的源流与支脉，评鹭了前人论书的偏蔽，以及叙述自己撰写《书谱》的旨趣等。”“完全是序言之体。”另有人认为此即正文。近人朱建新在《孙过庭评考》

中认为《书谱》应是全文。因屡经装裱，中有断失，故多杂议。“观其文字，溯源流，辨书体，评名迹，述笔法，诚学者，伤知音，至矣尽矣，岂可复增！”

《书谱》专证正、草二体书法、章法、兼论六书、八体。其重要意义在于它对书法的学习和研究所起的指导作用。

一、阐明不同书体的功用和特点

“趋变适时，行书为要；题勒方副，真乃居先。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篆尚婉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间务检而便。”

二、总结书法基本技法、欣赏与创作经验

“执，谓深浅长短之类是也；使，谓纵横牵掣之类是也；转，谓钩环盘纤之类是也；用，谓点画向背之类是也。”

“若思通楷则，少不如老：学成规矩，老不如少。思则老而愈妙，学乃少而可勉。勉之不已，抑有三时；时然一变，极其分矣。至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这种由平正到险绝，由险绝复归平正之“三阶段”论，以及强调书法创作要主、客观相结合所提出的“五合”、“五乖”之说，道前人所未道。

《书谱》对钟（繇）、张（芝）、二王及师宜官、邯郸淳、崔瑗、杜度、萧子云、羊欣、蔡邕等书法名家一一点评，但对王献之书似有偏见。

《书谱》传世墨迹本，自写成卷。文中所言之意流于笔端，读者在思索作者理论思想之时，亦可欣赏体味其书法创作。该篇笔法流畅，结构谨严。文章以骈体文写成，辞采华丽。因为该篇阐述正草二体书法，见解精辟，书文并茂，故为历代名家所珍视，被学者奉为指南。

后世研究主要以理论和墨迹两方面进行，认为孙过庭《书谱》“有一点毛病，就是辞藻过甚，往往把关于写字最要紧的意义掩盖住了，致使读者注意不到，忽略过去。”（见沈尹默《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清包世臣虽欣赏此文，却大胆作了删节，目的在“删浮言以显名理”（《自跋删拟书谱》）。唐宋间人因《书谱》对运笔方法阐述颇详，多以“运笔论”视之。张怀瓘称其深得旨趣。清乾隆间戈守智辑《汉溪书法通解》，采录《书谱》全文，不少句子之下引用前人成说以为笺证。朱履贞作《书学捷要》，在每一段下系以数语以指明其旨趣。包世臣针对孙说可疑之处，写成《书谱辨误》（载《艺舟双楫·论书二》），一一予以辨证。另外，他在《答熙载九问》、《答三子问》、《自跋草书答十三问》、《删定吴郡〈书谱〉跋语》等文章中（均见包著《艺舟双楫》），都对《书谱》的奥秘多有阐发。1963年，朱建新《孙过庭书谱笺证》一书出版，钩稽了历代论书之作中与孙说有共通或有启发者，分段附于原文之后。启功《孙过庭书谱考》（1964年2月号《文物》）综论作者生平及原作名称，特别对它的墨迹和石刻各本的源流变化，论述尤详。日本方面，自唐代传入《书谱序》抄本以后，一直受到学界重视。知名著作有：平信久在天明七年（1787）所写的《孙氏书谱证注》、藤原楚水在昭和十五年（1940）所写的《袖珍孙过庭书谱》、猪口笃志在昭和三十四年（1959）所写的《书谱注》等。其它散见于报刊杂志的研究文章还有不少。

金文

1. 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可谓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云没，而羲、献继之。支云：“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此乃推张迈钟之意也。考其专擅，虽未果於前规；摭以兼通，故无惭于即事。评者云：“彼之四贤，古今特绝；而今不逮古：古质而今妍。”夫质以代兴，妍因俗易。虽书契之作，适以记言；而一迁，质文三变，驰骛沿革，物理常然。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何必易雕宫於穴处，反玉略於椎轮者乎！又云：“子敬之不及逸少，犹逸少之不及钟、张。”意者以为评得其纲纪，而未详其始卒也。且元常专工于隶书，伯英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拟草则馀真，比真则长草，虽专工小劣，而博涉多优。总其终始，匪无乖互。谢安素善民牍，而轻子敬之书。子敬尝作佳书与之，谓必存录，安辄题后答之，甚以为恨。安尝问敬：卿书何如右军？”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又答：“时人那得知！”敬虽权以此辞，折安所鉴，自称胜父，不亦过乎！且立身扬名，事资尊显。“胜母”之里，曾参不入，以子敬之豪翰，

绍右军之笔札，虽复粗传楷则，实恐未克箕裘。况乃假托神仙，耻崇家范，以斯成学，熟愈面墙！后羲之往都，临行题壁。子敬密拭除之，辄书易其处，私谓不恶。羲之还见，乃吧曰：“吾去时真大醉也。”敬乃内惭。是知逸少之比钟、张，则专博斯别；子敬之不及逸少，无或疑焉。余志学之年，留心翰墨，味钟、张之余烈，挹羲、献之前规，极虑专精，时逾二纪，有乖入木之术，无间临池之志。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杭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信可谓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翰不虚动，下必有由。

一画之间，变起伏于峰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豪芒。况云积其点画，乃成其字。曾不傍窥尺牍，俯习寸阴；引班超以为辞、援项籍而自满；任笔为体，聚墨成形；心昏拟效之方，手迷挥运之理；求其妍妙，不亦廖哉！然君子立身，务修其本。杨雄谓诗赋小道，壮夫不为；况复溺思毫面，沦精翰墨者也。夫潜神对奕，犹标坐隐之名；乐志垂纶，尚体行藏之趣。詎若功定礼乐，妙拟神仙，犹挺埴之罔穷，与工炉而并运。好异尚奇之士，玩体势之多方；穷微测妙之夫，得推移之奥赜。著述者假其糟粕，藻鉴者挹其菁华，固义理之会归，信贤达之兼善者矣。存精寓赏，岂徒然与！（然消息多方，性情不一，乍刚柔以合体或劳）而东晋士人，互相陶染。至于王、谢之族，郗、庾之伦，纵不尽其神奇，咸亦挹其风味。去之滋永，斯道愈微。方复闻疑称，得末得末；古今阻绝，无所质问；设有所会，缄秘已深；遂令学者茫然，莫知领要，徒见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或乃就分布

於累年，向规矩而犹远，图真不悟，习草将迷。假令薄解草书，粗传隶法，则好溺偏固，自阂通规。诂知心手会归，若同源而异派；转用之术，犹共树而分条者乎？加以趋变适时，行书为要；题勒方副，真乃居先。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回互虽殊，大体相涉。故亦傍通二篆，俯贯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飞白。若豪百不察，则胡越殊风者焉。

焉。至如钟繇隶奇，张芝草圣，此乃专精一体，以至绝伦。伯英不真，而点画狼藉；元常不草，（而）使转纵横。自兹已降，不能兼善者，有所不逮，非专精也。虽篆、隶、草、章，工用多变；成厥美，各有攸宜：篆尚婉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间务检而便。然后凜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柘劲，和之以闲雅。故可达其情性，形其哀乐。验燥湿之殊节，千古依然；体老壮之异时，百龄俄顷。（嗟乎。不入其门，诂盖有学而）嗟夫，不入其门，诂窥其奥者也！又一时而书，有乖有合，合则流媚，乖则雕疏。吃力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心遽体留，一乖也；意违势屈，二乖也；风燥日炎，三乖也；纸墨不称，四乖也；情怠手阑，五乖也。乖合之际，优劣互差。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笔畅，畅无不适，蒙无所从。当仁者得意忘言，罕陈其要；企学者希风叙妙，虽述犹疏。徒立其工，未敷厥旨。不揆庸昧，辄效所明，庶欲弘既往之风规，导将来之器识，除繁去滥，睹迹明心者焉。代

有《笔阵图》七行，中画执笔三手，图貌乖舛，点画湮讹。顷见南北流传，疑是右军所制。虽则未详真伪，尚可发启单蒙。既常欲所存，不藉编录。（其有显闻当代遗迹见存无俟抑扬自标先后）至於诸家势评、多涉浮华，莫不外状其形，内迷其理。今之所撰，亦无取焉。若乃师宜官之高名，徒彰；邯郸淳之令范，空著缣缃。暨乎崔杜以来，萧、羊已往，代祀绵远，名氏滋繁。或藉甚不渝，人亡业显；凭附增价，身谢道衰。加以糜蠹不传，搜秘将尽，偶逢臧赏，时亦罕窥，优劣纷纭，殆难缕。其有显闻当代，遗迹见存，无俟抑扬，自标先后。且（六文）（心之所达不）六文之作，肇自轩辕；八体之兴，始于嬴政。其来尚矣，厥用斯弘。但今古不同，妍质悬隔，既非所习，又亦略诸。复有龙蛇云露之流，龟鹤花英之类，乍图真于率尔，或写瑞于当年，巧涉丹青，工亏翰墨，（既）异夫楷式，非所详焉。代传羲之《与子敬笔势论》十章，文鄙理疏，意乖言拙，详其旨趣，殊非右军，且右军位重才高，调清词雅，声尘未泯，翰牍仍存。观夫致一书、陈一事，造次之际，稽古斯在；岂有贻谋令嗣，道叶义方，章则顿亏，一至于此！（其有显闻当）又云与张伯英同学，斯乃更彰虚诞。若指汉末伯英，时代全不相接；必有晋人同号，史传何其寂寥！非训非经，宜从弃择。夫心之所达，不易尽于名言；言之所通，尚难形于纸墨。粗可仿佛其状，纲纪其辞。冀酌希夷，取会佳境。阙而未逮，请俟将来，今撰执、使、转、用之由，以祛未悟：执，谓深浅长短之类是也；使，谓纵横牵掣之类是也；转，谓钩盘纤之类是也；用，谓点画向背之类是也。方复会其数法，归于一途；编列众工，错综群妙；举前贤之未及，启后学于成规：窥其根源，析其枝派。贵使文约理贍，迹显心